

以宣教為導向的神學教育

梁潔瓊

保羅在回應救恩神學的命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時，發出四聯式的追問。筆者的解讀是他在虛擬一個神學——宣教的教室：「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和宣教的果效：聽見一信一得救，必須預設有一個奉差遣傳福音真道的人！（羅十13-15）

神學院的宣教心

一個非洲信徒神學教育工作者撰文呼籲：「給予神學教育一個『宣教心』！」（“Giving theological education a missional heart”）。他力駁說若要革新神學教育，宣教教育必須是它的核心課程。¹ 筆者自台灣華神至北美華神從事神學教育約30年，承認華人神學教育重知性傳遞的百分比比較多，或許神學教育應革新/轉化成為一種強調實踐神學，加入多種實際操作所學的實踐課程，在畢業前夕，不僅測量這學生知多少，更應該衡量他能實作多少。

一般傳統的神學課程設計是四軌式的：聖經、歷史、神學和實踐，而將宣教科目歸入實踐神學課程的範疇。大部分宣教課程屬選修課程，又和其他課程少有對話。早在1998年筆者服侍的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仍是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分校之際，分校即提供10科宣教課程為碩士科「宣教主修」的課目，但是果效不彰，這個主修面臨式微，可能是學生的期待、課程的設計、教會的理念等等都有實際的距離。就如一位華人宣教學者說：「華人教會對宣教的定義，與神學院中宣教學所呈現的不同，形成一個宣教，各自表述的情況，這對華人教會參與普世宣教的角角色模糊，定位不明則容易產生誤會及疏離。」² 在這全球化的時代，應該是一個反思與轉化神學教育的時刻，這不是一些運作技巧上的改變，乃是一些理念上的革新。Martin Kähler's 的名言「宣教是神學之母」（mission is the mother of theology）³ 在二十一世紀初贏得大大的迴響，因為宣教是神救贖計劃的基本特質。而大家所熟悉的宣教聖經學者 C. J. Wright (萊特)也說：「整本聖經就是一部宣教學課本。」⁴ 他在書中首章便以「聖經是上帝宣教的產品」去闡述神的啟示是基於祂的宣教性。⁵

在聖經中，神藉一族傳承基督耶穌所啟示的記載，是所有神學思維的基礎、起點、準則和評估依據。神學中若缺少宣教學科，稱不上神學教育；脫離宣教性的神學，只是滿足人思維運動的哲學。據此，若要修正神學課程，宣教學不僅單單成為神學課程的一軌主修，更應該植入(integrated)所有的學科中，一方面它有獨立性(intentional)，和其他科系有別，為神學教育建立獨特的視角；另一方面它有貫穿/通性(dimensional)，將宣教從一個附屬、次要的學習課目轉化成一個主導性的核心課目。

神學院宣教課程設計夥伴——宣教機構

宣教需要怎樣的人材？宣教工場不可能在職模塑一位宣教士，工場上面對的困惑只會讓他/她的缺欠扼殺他/她的宣教熱忱。神學院不可能在教室中塑造出一位宣教士，神學院的宣教教育也不是一兩位專任的宣教老師就能滿足的，需要多位不同經驗的宣教士及各種人類社會學科專長的導師，才有可能裝備一些獲得全面認知的準宣教士，以致他/她在工場所，能從認知，到實際調適操作，到收果效，這就是神學院與宣教機構合作的重要指南。神學院作為宣教人材的訓練場所之一，必需要熟悉宣教工場的實況及所需要的人材，且不談生命、品格、委身的問題，宣教士的裝備除了必須「量身訂做」，適合不同工場所需外，也要學習如何去了解工場。

宣教是神學教育的「輸送帶」，史齊勒(Scherer)的名言：「宣教是神學的侍女」⁶，指出宣教機構應該和神學院密切對話和彼此修正。神學院和宣教機構、宣教工場的實作、藉互聯網連結，打開並保持暢通的溝通渠道，真誠探索在宣教教育上合作：神學院持守聖經神學的正統性、宣教神學的整合性；宣教工場傳遞實際的困惑和需要，相互探討不偏不倚的對應之道，不要淪於只問績效不重素質。宣教機構和神學院互動合作，或許可以提供下列的貢獻：

宣教機構可以促進理論與實踐的對話，提供神學教育真實的場景，避免閉門造車，導致學員觀念偏頗。對話可以鼓勵知性神學研究考量一些宣教實踐問題，讓聖經研究開始結合理論與實踐，成為宣教的課本。

兩者合作可以彼此連結，建立一普世宣教的資料庫，整合一個整全宣教的譜圖；在社關事工和福音事工上不至顧此失彼，相互耗損。

宣教機構將會挑戰神學院開設二方面的課程：其一是基督教文化人類學，讓準宣教士擴大認知，減少對話只流於表面化或只片面的去異求同；其二是宗教研究及比較或宗教對話，不是紙上談兵，乃是預先認知並實地體驗在宣教工場多元信仰的對話技巧，使學生聆聽其他信仰的觀點，和他們作深層的對話。

神學院的延伸教室——社會

神學教育必須知道如何裝備學生與基督同為「受差者」⁷。耶穌即將離開門徒時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約二十21)請注意耶穌說「怎樣」和「照樣」。若是我們清楚知道父是「怎樣」差遣了耶穌的，那麼我們就知道如何「照樣」活出一個受差者的生活。Dave DeVries在討論宣教革新的思想時，列出五個用聖經真理建構的「使命視角」(Missional Perspective)⁸，說明教會/信徒有一個寬廣無疆界的使命——教會的存在是為見證和宣揚彌賽亞和祂的國度！其中提到信徒必須「受差進入社團」、「受差接觸每一種文化」。Mark Driscoll曾說，所有受差者的「使命人生」是耶穌道成肉身的翻版，「基督徒必須像耶穌，以宣教士的身份自由地活在文化中，忠於神和忠於福音，正如耶穌在祂當代的時空中一樣」。⁹ 宣教士必須肉身行道，進入不同的群體，接觸每一種文化；這是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的課題。除了神學院課堂外，宣教教育必須以社會為

實地教室，這是一種開放性的神學教育。

怎樣了解當代社會現象，並善用全球共通文化來宣教促進神的國？筆者同意上述華人宣教學者眾多實踐者的觀點，當今世界的改變、資訊的泛濫、政治經濟的主導、地球村的形成、科技的發展帶來價值觀的扭曲等，神學院若未能正視合時的宣教教育，考慮「以社會為教室」，畢業生誠然無法成為受差者——進入社團和文化。若神學院的課程未能掌握有利於普世宣教的情景，與宣教機構聯手積極行動，訓練的學生就不會是掌握天機及先機、胸懷普世的宣教士，充其量是固守本地教堂事工的工人。例如《大使命雙月刊》第122期的內容，¹⁰就報導中國的「一帶一路與普世宣教」，說明這種跨國性的建設實在有助於推動宣教，這是宣教教育很好的課本；又如各種議會討論的全球現代議題：多元文化、族群、宗教之間的對話及衝突；社區建設；貧窮現象；性泛濫引起的邊緣群體；天災人禍等等，都是不容忽視的真實社會教室。宣教人材必須認識群體，認識文化，才能進入群體和文化。

神學院校外的實習學分——宣教工場

每一所神學院的學生都必須滿足實習學分的要求。一種討論已久的建議是：對宣教主修的學生而言，踏進工場並以當地的宣教士為實習指導老師是最理想的。近期和一對常駐非洲的宣教士短談，論及教室以外的教室——在野的神學院，在非洲的實作。這不是一個新的概念，只是在神學學制、傳統教育模式下，難以突破這個保護傘而已。若神學院提供一年的聖經、神學、實踐課程的基礎訓練，學員在工場兩年的實際操作，獲得一個碩士學位。即便這宣教士日後自工場退休，轉向牧養教會，他也有一種宣教體驗，帶領教會在真實的宣教視角下作宣教室工，這正是一個三贏的局面——神學院(裝備人材)—宣教機構(差派宣教士)—教會宣教(資源支持)！

在這個時代的神國事工是互需的，神學要以宣教為脈動，宣教要以神學為根基，神學教育才不致

流於經院式，宣教浪潮也不致止於半寸深！

註釋：

1. The Revd. Michael McCoy is a part-time staff member of the Theological Education by Extension College of Southern Africa (TEECSA)。筆者從初期神學院宣教課程設計的宗旨思考起，略略表述一些淺見。本文某些思想也曾與二位在神學院任教的宣教學博士交流，馮牧師一直在開創國家實地宣教及培訓，馬博士在北美神學院及教會推行華人教會宣教不遺餘力。另參考了Revd. Dr Joshva Raja, Tutor in Global Christianity and World Mission, Selly Oak Centre for Mission Studies, Birmingham, England, 他的文章是“Mission in Theological Education: Review and Prospects”見 <http://www.rethinkingmission.org.uk/articles.htm>.
2. 馬志星博士手稿寫於2016年7月，提供了一些寶貴的宣教學觀點。按馬博士的問卷調查，洛杉磯華人教會約有300間，超過85%的教會都有宣教相關的事工，約65%的教會有宣教的預算支持宣教士或宣教機構，回答問卷的是教會牧者或宣教長執，亦超過90%說會鼓勵教會推動宣教。
3. Martin Kähler, *Schriften zur Chrisologie und Mission* [Munich: Kaiser Verlag, 1971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08). Quoted by Revd. Dr. Joshva Raja, p.5.]
4. Christopher J. Wright, *The Mission of God: Unlocking the Bible's Grand Narrative*.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06) [中譯：萊特《宣教中的上帝》(台灣：校園)，2011] p.22.
5. 同上pp.48-51.
6. Scherer, J.A., “Mission in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William J. Danker and Wi Jo Kand (eds.) *The Future of the Christian World Mission*, Grand Rapid: Eerdmans pp.143-155
7. 梁潔瓊編《使命人生：與基督同為受差者》北美華神出版，2016。
8. Dave DeVries, *Missional Transformation: Fueling Missionary Movements that Transform America*, Bakke Graduate University, 2007, p.8-12.
 1. 教會受基督差遣(約十七18，二十21)
 2. 教會受差傳十架(林前一18)
 3. 教會受差進入社團(徒二42-47)
 4. 教會受差接觸每一種文化(約一14)
 5. 教會受差為神國(太十7，二十五34)
9. Mark Driscoll, *The Radical Reformation*, Zondervan, 2004, p.40.
10. 《大使命雙月刊》122期，大使命中心，2016。

(作者為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